



道德經白話淺釋 131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(接上期)

不知知病。

❶ 不知：義理不明、言行不一致的人。自愚，假知。

若一味執著於妄知，而自以為知，那便是病。這句話承上句，意思很清楚。許多人不知，卻自以為知，當然是一種毛病。此處不用「下」字，如：「不知，知，下」，與前句的「上」字相對，因為「不知，知」根本是一種錯誤，而且是大家常犯的毛病。以「病」字來強調，更顯出這是一種心理上、德上的病態。有人臆度妄見，本所不知，而強自以為知；或錯認無知為斷滅，同於木石之無知，此二者皆非真知，適足為知之病耳！故曰：「不知知病」。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中提到，秦穆公起兵準備偷襲鄭國，蹇叔諫阻說：「不行，我聽說偷襲別的國家，用兵車行程不能超過百里，用人行程不能超過三十里，因為他們的計謀還沒有來得及洩露出去、甲兵的鋒芒還沒有被破壞、糧食還沒有來得及被斷絕、人民還沒有疲憊病困；偷襲全憑將士的高漲士氣和旺盛鬥志，到達敵陣以後，才可以進犯嚴敵、威服敵人。現在行軍數千里之遙，又多次穿過諸侯的地域，來襲擊其它的國家，我不認為這樣會成功，希望再考慮這件事情。」

穆公沒聽勸。出發之日，蹇叔披衰戴經，哭著來送出征的隊伍。軍隊於是向東出發，經過周都洛邑，鄭國商人弦高假稱奉鄭伯之命，用十二頭牛犒勞秦師並向客人致意。三師見陰謀洩露，十分害怕，並商量說：「我們行軍數千里來偷襲他國，尚未到達而鄭人已知道，他們的準備必定已經就緒，不能夠襲擊了。」於是回師西去。

在這個時候，晉文公剛死，還沒有埋葬。先軫對晉襄公說：「從前我們先君與秦穆公有姻親關係，天下沒有人不知道，諸侯都了解。現在我們國君死而還沒有入葬，秦國不來弔喪，經過我國境卻不向我們借道，這是認為先君死了，欺侮新君弱小，請允許我攻打秦軍。」襄公同意了。

先軫率兵與秦師在崤山相遇，大破之，活捉了秦國三個主帥回來。秦穆公聽說秦軍敗仗被俘，自己穿著白色喪服來到祖先宗廟，向眾人說明了自己的罪過。因此《道德經》中說：「知道，自己以為不知道，是最上等的；不知道，而自以為知道，這是一種病態，是危險的。」

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❶（第二個）病：知道、了解。犯了不知以為知之道。

「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」，這二句是從強知之病中，申明不病之妙理；強不知以為知者是病也，唯獨能了解這以不知卻強作知之病為病態的人，才能精進於真知，不炫露才華，因此他就永遠不犯此病了。

聖人之不病也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聖人不會強知、妄知，是以不隨「知」病之中，所以說：「聖人不病」。聖人之所以不病，是因為他知道強知、妄知的病，是「知」的病，所以才不會有病。

聖人稟氣清純，天性高明，內懷真知而萬理通澈，能不自見其明，不自恃其知，所以能取天下之知，而盡為我之知；惟見義理無窮，光明未澈，惟恐我之知，不能盡獲天下之知，安有那「不知，知」之病。修道之人，若能以我之真知，超乎世上之知，不強不知以為知，自然不病。

《莊子·知北遊》中，有段精彩對話，試引之做為本章之結語。

泰清問無窮說：「你懂得道嗎？」無窮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又問無為，無為說：「我知道。」

泰清說：「你所知道的道，有具體的說明嗎？」無為回答說：「有。」

泰清又問：「那是什麼？」無為說道：「我所知的道，貴可以為帝王，賤可以為僕役；可以聚合為生，可以分散為死。」

泰清把這話告訴無始：「無窮說他不知道，無為卻說他知道，那麼到底誰對誰不對呢？」無始說：「不知道是深邃的，知道的就粗淺了。前者是屬於內涵的，後者只是表面的。」

於是泰清抬頭嘆道：「不知就是知，知反為不知，那麼究竟誰才懂得不知的知呢？」無始回答：「道不是用耳朵聽來的，聽來的道便不是道。道也不是用眼睛看來的，看來的道不足以稱為道。道更不是可以說得出來的，說得出來的道，又怎麼稱得上是道呢？你可知道主宰形體的，本身並不是形體嗎？道是不應當有名稱的。」繼而又說：「有人問道，立刻回答的，是不知道的人，甚至連那問道的人，也是沒有聽過道的。因為道是不能問的，即使問了，也無法回答。不能問而一定要問，這種問是空洞乏味的；無法回答又一定要回答，這個答案豈會有內容。用沒有內容的話去回答空洞的問題，這種人外不能觀察宇宙萬物，內不知『道』的起源，當然也就不能到攀登崑崙、遨遊太虛的境地。」

《韓非子·喻老篇》：「越王句踐所以能稱霸諸侯，是由於他不以做人僕隸為恥（聖人之不病，以其不病）；周武王所以能稱王天下，是由於他不以被辱罵為恥（以其不病），所以老子說：『聖人沒有感覺恥辱（聖人不病），因為他認為那不是恥辱（以其不病），所以沒有恥辱（是以無病也）。』」

（續下期）